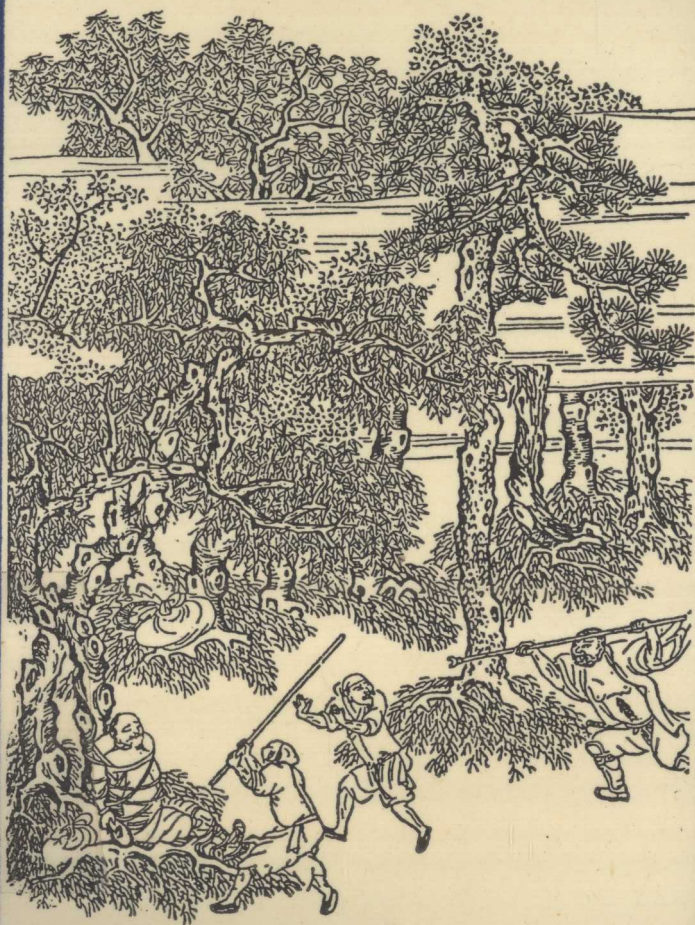


中国古典文学八大名著白话精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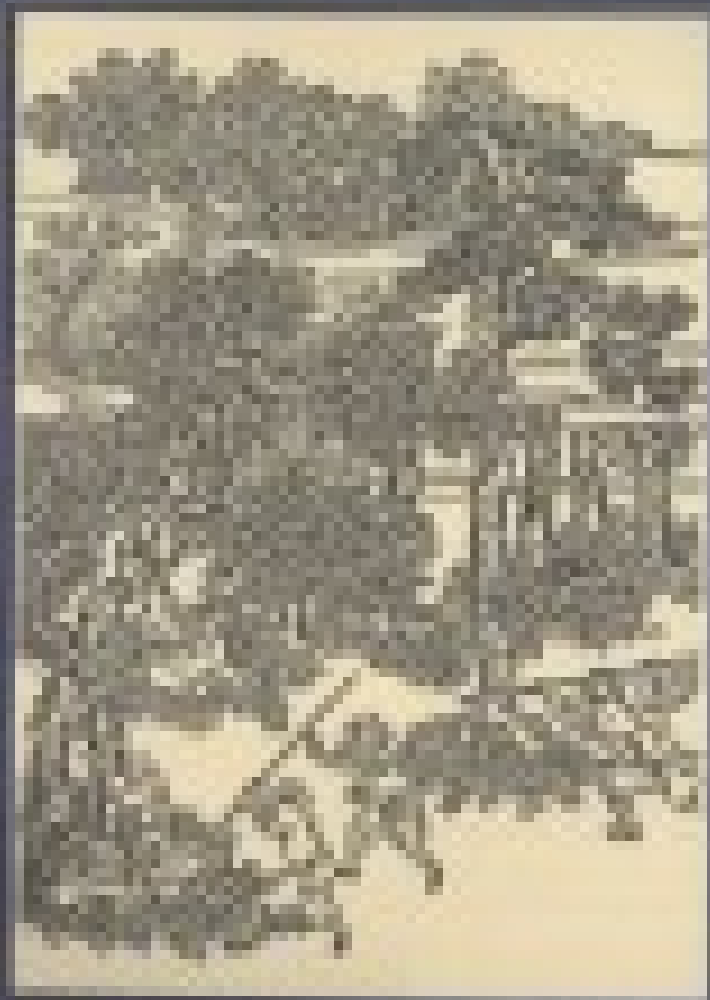
水浒传



华语教学出版社 SINOLINGUA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水浒传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浙江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古典文学八大名著白话精缩

水浒传

施耐庵 著
李增辉 缩编

华语教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4 号

水 浒 传

李增辉 缩编

*

华语教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1201 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93 年(32 开)第一版

(汉)

印张 11 字数 230 千字 印数 1—5000 套

ISBN 7-80052-263-6/H · 261

定价:8.30 元

丛书主编	陈中益	
编委	(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民京	李增辉	张国华
张媛媛	陈中益	林文强
岳维善	黄祥年	曹怀新

序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表现在各个方面。专就文学而论，历代所承认的一些正统的文学名著和文学名家，当然能代表和表现中华文化，但这并不是一切。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家喻户晓却并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古典小说，获得了新的生命，得到了新的地位，昂然走入过去对它们是禁地的中国文学史。这批小说也能代表和表现中华文化，而且据我看，其深度和广度，其影响还要超过前者。众所周知，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历史知识，很大一部分来自《三国演义》等书。他们的伦理道德概念，也有一部分来自这些古典小说。这一批小说，对陶冶民族心灵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简直无法估量。

在过去，我国人民的生活节奏比较缓慢，人们有时间慢慢悠悠地阅读这一批古典小说。他们从这些书中得到的好处，除了上面所说的以外，还有美感享受这一面的。我想，根据我们个人的经验，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

但是，时至今日，我们置身于信息爆炸的环境中，生活节奏大大加速，很少有人能够慢条斯理地阅读长达百万字的古典小说了，这方面的需要却并未消失。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出缩写本。这种办法过去已有人尝试过了，我记得茅盾就搞过他们称之为“洁本”的东西。面好像不是太广，影

响好像也不是太大。

现在中国之友杂志社会同华语教学出版社，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组织、联系工作，邀请了多位高等学校的教授和中青年作家，将八部流行了多年的、影响广被的古典小说，缩写成每部二十万字左右的白话本，这实在是极具胆识、顺乎人心、适应潮流的工作，值得我们衷心赞赏。有此八书在手，则对中国古典小说可以得一全貌，这将大大地有助于弘扬祖国优秀文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潜移默化，提高人民的心理素质。我非常乐意写这一篇短序，为之鼓吹。

季 羨 林

1992. 9. 10

目 录

序	
第 一 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1)
第 二 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11)
第 三 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21)
第 四 回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30)
第 五 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风雪山神庙 (42)
第 六 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54)
第 七 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吴学究独请阮三雄 (64)
第 八 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73)
第 九 回	二英雄智夺宝珠寺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81)
第 十 回	豹子头水寨大并火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92)
第 十 一 回	闫婆醉打唐牛儿 朱仝义释宋公明 (100)

第十二回	横海郡柴进留贵宾 阳谷县王婆说风情	(107)
第十三回	淫妇药鸩武大郎 武二设祭悼亡兄	(118)
第十四回	施恩义夺快活林 武松醉打蒋门神	(128)
第十五回	武松大闹飞云浦 蒋忠血溅鸳鸯楼	(137)
第十六回	锦毛虎义释宋公明 花知寨大闹清风寨	(145)
第十七回	黄信大闹青州道 花荣射雁梁山泊	(155)
第十八回	混江龙岭上逢宋江 黑旋风浪里斗张顺	(165)
第十九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177)
第二十回	张顺活捉黄文炳 李逵怒杀四大虫	(187)
第二十一回	杨林小径逢戴宗 石秀断巷杀贼秃	(199)
第二十二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211)
第二十三回	一丈青巧捉王矮虎 孙提辖协力大劫牢	(222)
第二十四回	吴学究巧布连环计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232)
第二十五回	柴进失陷高唐州 李逵斧劈罗真人	(243)
第二十六回	黑旋风下井救柴进 呼延灼布阵连环马	(252)
第二十七回	汤隆赚徐宁上山 宋江破连环甲马	(261)

第二十八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271)
第二十九回	晁盖中箭曾头市 吴用智赚玉麒麟	 (281)
第三十回	燕青义救卢俊义 宋江兵打大名城	 (291)
第三十一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安道全神医救宋江	 (302)
第三十二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311)
第三十三回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320)
第三十四回	东昌府张青小逗威 梁山泊英雄大聚义	 (330)

第一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话说宋哲宗皇帝在位时，东京开封府有一个破落户子弟高二。他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一脚好气毬。京师人不叫他高二，都叫他做高毬。

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亦胡乱学些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后来，高毬被皇帝的弟弟端王相中，让他踢球。这高毬下子发迹了，便将毬字去了毛旁，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

那端王最喜欢踢气毬，所以对高俅特别宠爱。不久，哲宗去世，端王继位当了皇帝，立帝号曰：徽宗。没半年时间，直抬举高俅做了殿帅府太尉。

高俅做了太尉，选吉日良时去殿帅府到任。所有公吏、衙将、都军人等，尽来参拜；高殿帅一一点过，只欠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因病未到。高俅大怒，随即差人到王进家捉拿。

王进一见高俅，认出他就是无赖高二，不由吃了一惊。原来，当年高俅在街上耍枪弄棒时，曾被王进的父亲打翻过。王进回到家中，闷闷不乐，对娘说知此事，娘俩商量决定即刻逃离东京，去延安府投奔老种经略相公处避难。

且说王教头母子自离了东京，夜住晓行，不觉走了一月

有余。这天傍晚因贪路，错过了宿头，来到一所大庄院前。王进敲了敲门，不大工夫，一个庄客走出来。王进放下担子，向前施礼。庄客道：“客人来俺庄上有甚事？”王进道：“我们母子只顾赶路，没住上旅店，想在贵庄借住一宿，明日便去。”庄客道：“既然这样，我去报知庄主太公。”不多时，请王进母子进了庄。

王进扶娘下马，到草堂上来见太公，向他拜了两拜。等王进母子坐好，太公问：“客人尊姓大名？从哪里来？”王进道：“小人姓张，是京师人。因生意消折了本钱，欲投延安府找亲戚。不想今日多走了一程，错过了宿店，径来贵庄搅庄主了。”太公道：“不妨事。敢是你们还没吃饭吧？”说着，叫庄客去安排饭菜。

王进本想第二天天亮就走，没想到老母一路劳累犯了心疼病，卧床不起，不住呻吟。庄太公知道了忙来探望，安慰说：“客人不要烦恼。我有个治心疼病的药方，一会儿叫庄客去抓药。你们就在庄上多住几日，等老母病好再走。”王进向庄太公道了谢。

过了五六天，王进母亲渐渐好了。王进收拾好东西，去后院牵马就要起程。只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后生在空地上舞棒。那后生胸前、背后，刺满了青龙。王进看了半晌，不觉失口道：“这棒使得不错，只是还有破绽，赢不得真好汉。”那后生听了大怒，喝道：“你是什么人，敢来笑话我！俺经过七八个有名师父指点，反倒不如你？你敢和我比试吗？”话未说完，庄太公到来，喝住道：“不得无礼！”那后生说：“这厮笑话我的棒法！”太公向王进问道：“客人莫不会使枪棒？”王进道：“懂得一些。敢问这后生是太公什么人？”太公道：“是老汉的

儿子。”王进说：“既是小官人，如是喜欢学棒，我愿意点拨点拨他。”太公高兴地说：“那可十分好。”便叫那后生来拜师父。那后生哪里肯拜，对太公说：“阿爹，休听这厮胡说，他若赢得我这条棒，我便拜他为师！”王进笑着说：“小官人如愿玩玩，咱们就较量一棒。”

那后生在空地当中把一条棒使得风车儿似转，向王进道：“你来，你来，怕你不算好汉！”王进只是笑，不肯动手。太公道：“客官，既是肯教我那顽皮小子，就使一棒。”王进笑道：“恐冲撞了令郎。”太公道：“这个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也是他自作自受。”王进道：“恕无礼！”去枪架上拿了条棒，使了个架势。那后生举棒扑了上来，径奔王进。王进托地拖了棒便走。那后生抡棒又赶上来。王进回身把棒从空中劈下，那后生忙用棒去隔。王进却不打下来，将棒一掣，望那后生怀里掣去，只一绞，那后生棒丢在一边，身子往后倒了。王进忙撇了棒上前扶住。

那后生爬起，请王进坐下，然后跪到地上，拜道：“我白白请教了许多人，原来半文不值！师父，你一定收下徒弟！”王进道：“我们母子在此打搅多日，正无法报答，哪有不效劳的道理。”太公非常高兴，叫庄客布席招待王进母子。太公举杯，向王进敬酒道：“师父如此高强，必定是个教头。”王进笑道：“实不相瞒，我不姓张。俺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因被高太尉报复，和他争执不过，只好和母亲私走延安府，去投奔老种经略相公。不想来到贵庄，得遇太公父子如此盛情招待。只要小官人愿学，我愿从头教起。”

太公听了，喊那后生道：“我儿，快来再拜师付！”那后生又拜了王进。太公道：“我们这村有三四百户，都姓史，所

以叫史家村。我儿从小就爱使枪弄棒，为了请教师父，不知花多少钱。又请匠人给他刺了一身花绣，共有九条龙，人们都称他为九纹龙史进。教头既收他做徒弟，就一发成全了他吧。”王进道：“太公放心，我一定教成了小官人再走。”

自当日始，王进每天教史进练武。过了半年，史进十八般武艺学得精熟。王进见他学成了，就要告辞上延安府去。史太公和史进苦留不住，只得安排宴席送行。史进叫庄客挑了担儿，亲送十里之程，心中难舍。自此，回到庄上，史进每日只是射弓走马。不到半年，史太公病逝，剩下史进一人，更是无拘无束。家里的事他什么也不管，到处寻人较量枪棒。

距史家村不远有座少华山，山上住着一伙强人。为头的叫做神机军师朱武，手使两口双刀，广有谋略。他们聚集起六七百小喽罗，劫富济贫，官府也不敢招惹他们。

不打不成交。不久，史进就和朱武等三位好汉有了来往。八月十五这天，史进杀鸡宰羊，摆上盛席，邀三位头领来庄上赏月取酒。不料，这事被一猎户知道报了官。

那晚，明月高悬，风清夜静，史进与朱武三头领对月畅饮，高兴非常。忽听墙外一片喊声，火把齐明。史进吃了一惊，跳起身道：“三位不用慌，等我去看看。”然后拿条梯子上墙一看，只见县尉骑在马上，领着两个都头并三四百人马把庄院围住了。两个都头口里叫道：“不要走了强贼！”朱武三头领听了一齐跪下道：“哥哥，你是清白人，别受我们连累，快把我们用绳绑了送出去吧！”史进说：“这是什么话！那倒象我有意赚你们来，解官请赏了！快起来，我和你们一起冲出去！”

史进招集众庄客，把一些值钱东西收拾好，又把草屋点

着，放起大火。然后大开庄门，率众庄客和少华山来的小喽罗，呐喊着冲杀出去。两个都头要跑，被结果了性命。县尉见状，打马逃走。史进一行人杀出重围，直奔少华山。欢宴庆贺。

史进在山寨一连住了几日，觉得在这儿不是长久之计，决定去延安府寻师父。朱武等苦留不住，只得给他送行。

史进离了少华山，独自行了半月之上，来到渭州。听说这里也有个经略府，便进城探问。史进找了个茶坊，拣一副座位坐了。茶馆伙计给泡了茶。史进问道：“这里经略府在何处？”茶馆伙计说：“前面便是。”史进道：“借问这经略府内有个东京来的教头王进吗？”茶馆伙计道：“这府里教头极多，有三四个姓王的，不知哪个是王进。”正说话间，一个大汉大踏步进茶坊里来。只见那人军官打扮，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满脸落腮胡须，身高八尺。茶馆伙计对史进说：“客官要寻王教头，只问这位提辖便都认得。”史进忙站起身施礼道：“官人，请坐，拜茶。”那人见史进像条好汉，便还了礼。两个坐下，史进道：“小人大胆，敢问官人高姓大名？”那人说：“洒家是经略府提辖，姓鲁，名达。敢问阿哥，你姓什么？”史进说：“小人是华阴县人，姓史，名进。我有个师父，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名叫王进，不知在不在此经略府中？”鲁达听了，问道：“阿哥，你莫不是史家村九纹龙史大郎？”史进拜道：“小人便是。”鲁达说：“早就闻听你的大名。你要找的王教头不在这里。洒家听说，他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处做事。俺这渭州，却是小种经略相公镇守。你既是史大郎，且和我上街去吃杯酒。”说着，挽上史进的手就往外走。

出得茶坊，上街行得三五十步，只见一群人围在一个空

场上。分开众人看时，却原来是江湖上使枪棒卖药的。史进看了，认得原来是自己的开手师傅，“打虎将”，李忠。忙在人群中叫道：“师父，好久不见了。”李忠抬头看时，见是史进，说道：“贤弟，你如何来到这里？”鲁达听了，叫道：“既是史大郎的师父，也和俺去吃三杯。”李忠道：“等小人卖了膏药，一同和提辖去。”鲁达道：“谁奈烦等你？去便同去！”李忠道：“小人的衣饭全指这个。提辖先行，小人一会儿去寻你们。”鲁达听了，发起急来。把那看热闹的人一推，骂道：“你们再不滚开，洒家便打！”众人害怕，一哄都散了。李忠当下收拾了行头药囊，寄顿了枪棒。

三人来到潘家酒楼上，选了个清静亮堂的阁子坐下。鲁达坐了主位，李忠对席，史进下首坐了。酒保唱个喏，便道：“提辖官人，打多少酒？”鲁达道：“先打四角酒来。”又问道：“官人，吃什么下饭？”鲁达道：“问什么！但有，只顾卖来，一块儿算钱还你。”三个正说得入巷，听得隔壁阁子里有人哽哽咽咽啼哭。鲁达不由发起火来，把碟儿盏儿都丢在楼板上。酒保听得，慌忙跑上来，陪着小心问：“官人，要什么东西，尽管吩咐。”鲁达道：“洒家要什么？你也须认得洒家！却为什么叫人在间壁吱吱地哭，搅俺弟兄们吃酒！”酒保道：“官人息怒，小人怎敢叫人啼哭，打搅官人吃酒。这哭的是卖唱的父女俩，他们困难啼哭，原本不知官人在这儿吃酒。”鲁达说：“这可是怪。你与我唤他们来。”

酒保去不多时，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儿，背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汉，手里拿着串板来到面前。那女儿试着泪眼，向前来深深地道了三个万福。那老汉也都相见了。鲁达问道：“你们是哪里人家？为什么啼哭？”那女儿说：“奴家是东京人氏，

因同父母来渭州投奔亲戚，不想亲戚搬到南京去了。母亲在客店里染病身故，剩下我们父女二人流落在这里受苦。此间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郑大官人。因见奴家，便强媒硬保，要奴作妾。文书上写了三千贯钱，他却一文不给，硬霸占了奴家身体。去他家不到三个月，大娘子就把奴家赶打出来。还叫店主人向我们追要三千贯典身钱。当初没得他一文，如今哪里有钱还他？没办法，我们父女只得到这酒楼上卖唱，每日挣得些钱，将大半还他，剩下一些我们吃饭。这两天酒客稀少，挣不到钱，又怕镇关西来讨，我们父女想到这儿，无处诉说，因此啼哭。不想冲撞了官人，望乞恕罪。”

鲁达又问那老汉：“你姓什么？在哪个客店安歇？那个镇关西，郑大官人在哪里住？”老汉答道：“我姓金，女儿叫翠莲。那郑大官人便是这城中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绰号‘镇关西’。我们父女两个住在前面东门里鲁家客店。”鲁达听了道：“呸！俺只道哪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混帐东西，竟敢这么欺负人！”回头看着李忠、史进道：“你两个且在这里，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来。”史进、李忠抱住劝道：“哥哥息怒，明日再理会不迟。”两个苦劝了半天，方才劝住。

鲁达转身对金老汉道：“洒家给你些盘缠，明日就回东京去，如何？”父女俩忙说：“若是能够回乡去，一辈子也忘不了官人的恩情。只是店主人如何肯放我们？郑大官人定会向他要人。”鲁达道：“这个不碍事，俺自有道理。”说着，从身边摸出五两银子，放在桌上，看着史进道：“洒家今日不曾多带些出来，你有银子，先借俺些，明日还你。”史进道：“值什么，还要哥哥还。”去包内取出一锭十两银子放在桌上。鲁